

Robert Vannoy , 《申命记》, 第 7 讲

© 2011, Robert Vannoy博士、Perry Phillips 博士和 Ted Hildebrandt

圣约形式的历史意义, Sitz im leben

Review

我们在大纲的第 3 页一直到第 2b 页。上周我们花了大部分时间讨论 2. “条约形式的演变及其对申命记日期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我们研究了“a”和“b”，即“仔细研究两者”亚述以撒哈顿条约和阿拉姆条约”，这是来自Sefire的“b”，并将这些条约的结构格式与赫梯条约进行了比较。我认为这就是我们在“审视阿拉姆语条约后得出的结论”之后停下来的地方。我们没有讨论c。“条约公约的影响。”我最后说，克莱恩确实有充分的理由谈论条约形式的演变。

C。“条约公约的影响。”—J·汤普森：早期君主制约会康特拉·克莱恩

接下来我们就来谈谈J. Thompson 的另一件事。您正在阅读汤普森，在他的廷代尔系列 IVP 书中第 51-52 页中，他对克莱恩的结论表示了一些保留。汤普森本人随后主张《申命记》的日期为公元前 11^{世纪}-10^{世纪}，即所罗门和大卫的时期。他看到了这部作品背后的摩西，但他觉得编辑过程已经使它达到了我们现在的形式。因此，就汤普森的书而言，他当然不提倡威尔豪桑7^{世纪}-公元前 621 年这种日期。这要么是所罗门大卫时代，其中很大一部分甚至是马赛克，但所涉及的编辑过程发生在联合君主制时代。

1. 申命记的形式在摩西之后很久就形成了 我认为他对克莱恩观点的保留基本上有两个：其一是，在他看来，申命记可能是在摩西之后很久就有人写成的。’ 时间。这是第 51 页的底部段落。 “必须承认申命记有可能是由一位在摩西时代很久之后撰写的人以古代条约的形式铸造的。” 现在，按照这种观点，汤普森的基本论文与一个名叫弗兰基纳的人的论文没有太大不同——我相信它在你的参考书目中——如果你看看你的参考书目第4页，R. 弗兰基纳，“以撒哈顿的附庸条约和申命记的约会。” 在那篇文章中，弗兰基娜认为，尤其是申命记第 28 章中的条约诅咒，依赖于亚述条约诅咒，他认为这是申命记晚期的一个论据。它被纳入该条约的术语和后期表达中。弗兰基娜 (Frankina) 和我上周提到的摩西·温菲尔德 (Moshe Weinfeld) 都认为这一点。这是摩西·温菲尔德 (Moshe Weinfeld) 的书《*申命记和申命记学派*》中的内容。他认为《申命记》中的条约形式应归因于希西家和约西亚时代的宫廷文士，因此该形式是在较晚的时候强加给材料的。现在汤普森并没有那么晚，一直到希西家和约西亚，但原则上，你看，他所说的是“条约形式的形式是由生活在很久之后的人赋予申命记的可能性必须是开放的”摩西的时代。” 所以这是他说的一件事。

2. 汤普森并不认为历史序言是强有力的日期指标

与克莱恩的论点相反的另一件事与历史序言有关。汤普森说，历史序言的论证并不有力。历史序言的缺失说明了什么？历史序言的论点是，亚述和阿拉姆条约

没有这一条约，而赫梯条约有，这是对比之一。这不是唯一的对比，而是对比之一，当然这是一个重要的对比，因为它影响条约的基调和特征以及关系条约。但他说。“这个论点并不合理，因为亚述和阿拉姆条约可能要么‘有序言’，要么可能是口头规定的。”换句话说，你在那里看不到它，但也许这是假设的——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假设。他说也许是口头表述的。也许在条约安排缔结之前曾有过一些口述历史。他进一步指出，在塞菲尔签订的阿拉姆语条约中，有些条约在顶部被打破了。他说也许历史序言就在我们已经没有的残破部分里了。所以他试图用这种方式削弱历史序言论证。

此外，他还声称有一份带有历史序言的七世纪文本^{的证据}。换句话说，他试图扭转争论。他说，他找到了一份 7 世纪条约文本的证据——这可能是较晚的——确实有历史序言。如果你要根据条约形式的演变来争论，早期条约有历史序言，而晚期条约则没有，那么你会提出一个确实有历史序言的晚期条约，它会削弱历史序言。条约形式演变的论点是决定性的。但这些是他的基本论点。见第 52 页顶部：他说，“但事实上，有一个公元前 7 世纪的条约，历史序言就发生在其中”，在他的脚注中，他提到了 AF Campbell，认为 7 世纪条约中的历史序言是这样的。文本发表在 *圣经中*。

3. 对汤普森和《晚条约》的回应及历史序言

因此，为了回应汤普森的这两点——首先是为了回应后一点：他引用的文本本身就是有争议的。这是否是七世纪文本中历史序言的明确证据还不清楚。还有另一篇

文章，它在您的参考书目中，这可能会令人困惑，因为他引用的文章是 AF Campbell 写的，但有一篇文章是 EF Campbell 写的。如果你查看参考书目的第四页，它们就在彼此的下面。他引用了 AF Campbell 的文章，但在其下方有一篇 EF Campbell 的文章，名为“摩西和以色列的基础”。EF Campbell 在那篇文章中表示，“所涉及的文本（他所指的文本）非常零散，尤其是在开头，而且阅读起来也很不清晰。”我从未见过该文本，但显然这是一个有争议的文本。

最近，您被分配阅读的文章是 KA Kitchen 撰写的，该文章基本上是对 Nicholson 所著《*God and His People: Covenant and Theology in the Old Testament*》的分析。Kitchen 在第 132 页第 37 条注释中对此进行了分析，他说：

“尼科尔森借鉴的麦卡锡和温菲尔德的著作掩盖了第一个例子中14世纪和 13世纪条约之间的明显差异。前者条约有历史序言，而后者则没有。”所以你再次看到了这种对比。基钦说，早期的人有它，后来的人没有。然后他有这样的脚注：他说，“亚述巴尼拔和基达尔条约中所谓的空间并不是序言。在现在失去的头衔和证人之后，只出现了一个历史典故，用来证明亚述巴尼拔随后的处置是合理的。”因此Kitchen也认为，汤普森对7世纪文本中出现历史序言的呼吁实际上并不是历史序言。所以我真的不太确定汤普森在那里提出的观点是否有良好的基础。

他提出的另一个基本观点是，“在摩西时代很久之后，就有人以条约的形式写下了申命记。”这当然是可能的；你不能排除这一点，但在我看来，这不太可能是对申命记形状的一个很好的解释。当然，这并不能反驳克莱恩的论文——它给了

你另一个模型——但它肯定不能反驳克莱恩的论文，即它应该是马赛克，因为它最接近对应的材料来自马赛克时代。我认为这仍然是克莱恩最有力的论据，并且说，

“嗯，很久以后有人以这种形式铸造了”，任何人都可以做出这样的断言，但汤普森当然无法证明这一点。在我看来，证据的分量倾向于克莱恩的观点。

学生提问：为什么有人会做出这样的假设？

范诺伊：这正是重点。我自己也想知道。令我惊讶的是，他这么做了，因为汤普森的观点总体上相当保守。我不知道对他来说决定性因素是什么。他提到的另一件事我稍后会谈到，这就是他所说的《申命记》中的后马赛克元素。这可能是另一个因素。但我认为这些问题已经得到充分讨论。我不知道他为什么往那个方向走。在我看来，证据的分量都指向马赛克方向。

因此，在我看来，这两点——序言论证和在摩西日很久之后有人以条约形式书写申命记的可能性——确实没有给汤普森提供一个强有力的理由来反对马赛克的起源。克莱恩在他的《圣经权威结构》第 10 页中评论道：“如果人们一旦认识到《申命记》条约一定是为特定场合而制定的，那么这本书就普遍针对摩西时代以色列的情况，并且尤其是该条约的核心关注点是约书亚的王朝继承，对于该书起源于七世纪的拥护者来说总是很尴尬。这对他们来说变得非常难以解释。”我认为他是对的。如果有人要稍后推动，为什么要如此强调从摩西到约书亚的继承呢？它在它代表自己被写成的时代是合适的，但在那之后就毫无意义了。

4. 麦康维尔的结论 麦康维尔，你正在阅读他的书，也讨论了条约形式的问题。在他整本书的第 159 页的结论中，他这样说：“《申命记》的条约形式已经有了最终决定。我们看到第 1-11 章和第 12-18 章之间的语言联系实际上与第 7 章和第 12 章之间的形式平行，有助于指出第 1-11 章中耶和华代表以色列采取的行动与以色列对该行动的反应之间的关系在第 12-18 章中。”所以 1-11 章基本上是历史材料和基本规定，而 12-18 章是以色列的义务。所以他的意思是，在前十一章中，你看到了耶和华的行动，然后在第 12-18 章中，你看到了以色列的回应，他说：“这表明申命记中对条约形式的辨别不是确定其范围的问题。条约的各个组成部分，而不是条约的行动-响应特征在本书的语言中得到了深刻的体现。我们在研究的早期阶段表示怀疑，对一种或多或少等同于赫梯条约的形式的承认是否真的与申命记理论所必需的信念相一致，即该形式只是在条约的后期阶段才达成的。本书的写作时间是在流亡前后。我们发现了许多理由从根本上挑战该理论 [即 JEDP]。在笔者看来，未来的《申命记》研究应该关注条约形式的含义，而条约形式的含义显然还没有穷尽，而不是继续在经不起推敲的理论中寻找理解本书的钥匙。”。

这就是麦康维尔对整个问题的评论。

5. Kitchen 的结论最后引用 一下您正在阅读的 KA Kitchen 的另一篇文章“古代东方‘申命记’和旧约”，该文章收录在 J. Barton Payne 编辑的《旧约新观点》一书中。基钦在那篇文章的第 4 页上说：“目前的作者无法看到任何合法的

方式来逃避《申命记》与公元前14^{世纪}–13^{世纪}非常稳定的条约或盟约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的水晶般清晰的证据。”要点如下。首先，《申命记》的基本结构以及赋予该结构特定特征的大部分内容必须构成一个可识别的文学实体。其次，这不是8^{世纪}或7^{世纪}的文学实体，最晚是公元前1200年左右。那些如此选择的人可能希望声称这个或那个单独的法律或概念似乎比公元前13^{世纪末}更晚，但是在方法论上不再允许仅仅基于先入为主地删除盟约形式的基本特征，尤其是公元19^{世纪}的复古，只是人们的想法，并没有被证明是迟到的。”换句话说，他再次挑战了韦尔豪森在条约结构形式的基础上分析申命记的整个想法。

6. 汤普森对马赛作者身份的其他反对

意见申命记是基于先知书，而不是相反。现在，汤普森持保留意见。首先，正如我所提到的，他质疑克莱恩关于条约契约类比论证的强度。但随后他还谈到了其他一些事情，使他得出结论，这本书不是马赛克。他还引用了申命记晚期拥护者长期以来所使用的两个论点。首先（这是第52页），“先知中让人想起申命记的段落并不能证明先知知道申命记。申命记可能是以先知为基础的。换句话说，你会发现预言书和申命记的某些部分在语言和联系上有某些相似之处。当然，人们经常认为申命记是第一位的，先知们反映了他们对申命记的熟悉程度。他说这些段落并不能证明先知们了解申命记；申命记可能是以先知为基础的。它表明先有先知，然后申命记才出现。好吧，我再次认为，该陈述所表明的只是一个论点的使用有多么困

难。尽管在先知和申命记中，你经常会发现两段经文之间存在相似的术语，但要证明优先顺序是很困难的。以俄巴底亚书和耶利米书 49 章中关于以东的一段为例，这两个方面都有争议。有人说俄巴底亚依赖于耶利米，因为两者的语言非常相似。其他人则说耶利米依赖俄巴底亚。以某种方式证明优先级并具有任何结论性都是一个非常困难的论据。所以，我再次不知道他为什么说：“这个论点不是结论性的，因为这些相似之处并不一定证明八世纪的先知知道申命记，无论是它的发展形式还是它的最终形式。”我认为这是事实，但我认为整个论点很难以任何一种结论性的方式使用。

他实际上是在说，如果申命记是在所罗门或大卫和英国的时代，那么这就是相当有预言性的，他并没有反对这一点。他是在反对那些使用这个类比的人——他实际上只是表明这个论证并不是一个结论性的论证。我对此没有异议。它适合马赛克日期，但我不认为你可以通过这种方式证明马赛克日期。

在汤普森对耶利米的大量评论中，该术语以多种不同的方式使用。他如何定义“申命记学派”？我不知道。如果他说周围有人受到《申命记》的影响，而这些人又受到《耶利米书》和《耶利米书》的影响，那就没问题了。影响力朝哪个方向发展？耶利米对申命记的写作有影响吗？换句话说，是他的讲道帮助发展了后来产生申命记的申命记学派，还是申命记的影响持续了几个世纪并帮助构建了耶利米的语言？在我看来，如果后者就是他的意思的话，那没有问题，但我不确定。我希望这就是他的意思。

b. 申命记中马赛克时代后的补充 他说的第二件事是，这本书中有马赛克时代后的补充。这是第 52 页的进一步内容。他说，“如果接受马赛克作者身份，那么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即必须允许在什么地方添加马赛克后的内容？一些争夺马赛克作者身份的人将这些放在最低限度。显然，第 34 章中对摩西之死的记述必定是后摩西时代的。从这个角度来看，书中的一些地理表达特别有趣。显然，迦南地是从巴勒斯坦内部看的。“超越约旦”这个表达经常被认为是后马赛克的表达，因为它似乎暗示说话者站在巴勒斯坦。后来他承认，“约旦河以外”这个表达可能意味着“在约旦地区”，但这个表达通常缺乏定义。我认为这是真的。我认为你不能以一种结论性的方式来论证“约旦河以外”这个地理表达方式一定是后马赛克时代的。申命记中记载的摩西之死也没有让我感到不安。我不反对在摩西死后将其附加到本书的末尾。整本书都在引导这一点，并在最后附注告诉你，“是的，他确实死了”，在我看来，接受这本书的马赛克起源并不是一个主要困难。

“超越约旦”的说法：让我们仔细看看。它出现在很多地方，有时是指约旦河东侧，换句话说，就是我们所说的外约旦。例如，在第一章中，这就是为什么这个事情被讨论了很多（见申命记 1:1），“这些都是摩西对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詹姆斯国王说“在约旦河的这一边”。在希伯来语中，这是 *be'avar* 哈约丹。现在你看，有些人翻译说：“这些话是摩西在约旦河西向以色列众人所说的话。”他在哪里说过申命记里的话？在摩押平原。经上说：“他在约旦河那边说这话。”这里是约旦河，这里是摩押平原。所以听起来作者的视点就在这里，从迦南

内部的约旦河西侧。申命记 1:1 和 1:5 中也再次使用了这个词。詹姆斯国王说：

“在约旦河的这一边，在摩押地”，但这是同样的表达方式。申命记 4:41、4:46 等都有。

然而，为了反驳这一点，同样的表达也出现在申命记 3:20 的西侧。见 3:20，“直到耶和华使你们的弟兄和你们都得平安，又得着耶和华你们神所赐给他们的地。 *haYordan* ”，超越约旦河。“然后他就会把我给你的财产归还给每个人。”这指的是给予留在东部的 2.5 个部落的土地。但它谈论的是那些前往西方的人，而“约旦河以外”还有另一条路。那是申命记 3:20。第25节说：“容我过去看看约旦河西那地，就是那美山，并黎巴嫩。”从摩押平原的角度来看，这显然是在说西侧。

但更令人困惑的是，请看第 3 章。你看，这就是为什么我甚至不确定他为什么使用这些论点，或者为什么他说，“这个表达通常缺乏定义，这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查明。”更有趣的是，它在《旧约》中被使用了 24 次，这个表达方式带有限定子句，例如“向海”，意思是“西边”，或者“向日出”，意思是“越过约旦河，向日出”，意思是“向西”。意思是东方。换句话说，添加到其中的限定从句表明该短语本身对于说话者的位置并不具有决定性。这似乎是一个相当模糊的短语。看来你只需要根据上下文来翻译它。就像在第三章中一样，很明显，一个参考文献指的是一侧，另一个参考文献指的是另一侧，然后您就不能基于作者看待该表达的立场。

看起来这只是一个关于约旦河的短语，但该短语可以以任何一种形式使用来指代双方，通常意思是“在约旦河地区”。它几乎就像“Transjordan”，但根据上下文将其应用到这边或那边。看起来这不是一个特定的地方；看起来它指的是一个地区。约旦河一侧或约旦河另一侧的地区。

为什么汤普森反对马赛克日期？我不太确定，因为我认为他并不是在反对条约形式或提起摩西之死以及这种表达方式—这些事情已经讨论了很长时间，还没有定论，但在任何情况下在这个案件中，他反对马赛克的权威。

好吧，我不认为汤普森的案例令人信服，而且就我而言，条约契约的类比仍然是马赛克起源日期的一个强有力的新论据。我不认为这是证据；我不认为你可以用证据来说话，但我认为它给出了一个强有力的新论点，这在 20-25 年前对于马赛克的作者身份来说是不存在的。

C. 一些条约/申命记类比的拒绝 有趣的是，你们都可以从阅读《Kitchen》中了解到这一点，尼科尔森最近在 1986 年出现并完全否认了这一类比。这就是本书的论点，即条约形式和盟约形式之间没有任何类比。现在，您将阅读 Kitchen 对此的评论，因此我不想在这里过多讨论细节。但他不仅质疑《申命记》获得条约形式的日期（弗兰基娜、温菲尔德和汤普森似乎就是这样做的），而且质疑条约盟约类比本身。他拒绝了，想回到典型的韦尔豪森。所以这很有趣。在申命记假定的较晚日期之前，无论你在哪里得到圣约和以色列的概念，他都认为它被回溯到更早

的时代。盟约条约的概念本身在早期并不存在。然而，这与所有证据背道而驰。有趣的是，学者们可以如何处理这样的论点，因为在我看来，条约几乎是无可辩驳的。厨房说得很清楚；他有很好的反应。显然这是他最初的反应，稍后他会详细说明并做出更彻底的处理。

d. 诅咒辩论

1954 年，乔治·门登霍尔（George Mendenhall）在《圣经考古学家》的一篇文章中首次引起人们对赫梯条约与圣经圣约之间这种相似之处的关注。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温菲尔德论点的一部分。例如，如果你去看一些条约中的诅咒，弗兰基娜会引用《以撒哈顿条约》中的一些诅咒，并显示它们与《申命记》中的诅咒有多接近。现在，如果你有赫梯条约，早在 1200 年代，还有亚述条约，比如 700 年代左右，然后你会发现一个与申命记平行的亚述条约，温菲尔德和弗兰基娜认为申命记借用了亚述条约因为咒骂的措辞是如此接近。克莱恩对此的反驳是诸如诅咒之类的事物的表述——厨房也做了同样的事情——诸如诅咒之类的事物的表述变得如此刻板，成为表达类型，以至于这种表述可以持续几个世纪。因此，《申命记》当然有可能在 1200 年代就被制定出来，并且对 700 年后亚述条约中的诅咒进行了表述，因为你在诅咒之类的事物中发现的刻板印象表达具有连续性。Kitchen 举例说明了埃及时期的例子，在该时期，您可以在时间相隔几个世纪的文本中明显地看到相同的措辞。

e. 对总体结构的反思 但是你看，你在这里谈论的并不是当时的整个结构：你谈论的是结构中的孤立元素，其中可能存在相似之处——这是真的，它们确实发现了相似之处——但结构上的相似之处还为时过早。祝福和咒骂是结构的一部分，但它只是结构的一个单元。

我不认为你想把这些事情推得太远——我的意思是，与赫梯条约相比，《申命记》中的内容既有相似之处，也有不同之处。您可以找到它的基本轮廓和结构，但除此之外，您还可以了解如何定义这些元素的完整定义。从某种意义上说，你可以说整个盟约关系本身和盟约形式是誓言的一种形式。什么是盟约？这是一种复杂的誓言形式。涉及制裁。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整件事是一种精心设计的誓言。以色列在西奈山反复说：“是的，主对我们说……”这是他们接受圣约的誓言。他们在约书亚记 1:4 中再次这样做。所以我觉得你可以早点找到誓言。契约和誓言几乎是同义词。

F. 摩西之言厨房的评论称，尼科尔森忽略了其他圣约中的所有证据，因为该术语很早就在其他文献中使用过，而尼科尔森忽略了它。“摩西”一词的使用可能并不特指作者身份，而是指摩西五经的整体。用作类比的其他两个标题并没有暗示任何有关材料的作者身份或责任的信息，但当它说“摩西”时，在我看来，他们正在通过名字将责任分配给个人。

我想说，这些证据与汤普森的观点相悖，即仆人摩西说了某些话，也写了某

些话，但很难确定摩西在申命记中记录的哪些话是他的，或者它们是否是摩西的记录。文字在传递的过程中。这是一个休息的好地方。

由艾丽西亚·麦克唐纳转录

粗略编辑：Ted Hildebrandt

最终编辑：Perry Phillips 博士

佩里·菲利普斯博士重述